



国家公祭  
勿忘国耻

早在1937年10月，国民政府就努力在私下里与日本谈“停战”条件。最早想出此计的是汪精卫，这个后来被公认为“大汉奸”的人，与日本有天然的亲密关系，所以在淞沪会战后，他便主张和谈，其实就是体面地投降。开始蒋介石虽然不高兴，但淞沪会战打到后来，蒋介石觉得早晚会上输给日本，于是也有意与日本和谈。这样的谈判，条件肯定是强者

## 22 和谈破裂

一方开。日本早已想吃掉中国，你想谈条件当然好啊，于是开出六个条件送给蒋介石。

“不行！他们这样明明是想让我的国家蒙辱！”蒋介石一看日方提出的包括国民政府必须承认满洲国和蒙古独立的条款时，气得把杯子都摔了。

日本的信息传来了：我们大日本帝国就是要你中国丢尽脸！

和谈不下去，汪精卫干脆跑到武汉享清闲。南京城剩下蒋介石唱独角戏。

实力为王，这个道理军人出身的蒋介石非常明白，既然如此，那我也拿出点实力让你日本人看看。蒋介石心想：我在首都南京拿出决一死战之势，也让你日本人看看我大中国虽实力不够强，但我人多、地广，让你也有所畏惧！

行呀，只要你有畏惧，我们就可以再来和谈，那个时候你就别再逼我承认这、割让那了。蒋介石真正的底牌是这个！当然，现在跟日本人是属于撕破脸的冤家和谈，中间人缺少不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国民政府决定西迁重庆，南京城交给唐生智之后，蒋介石留下来的唯一目的，就是等着老朋友、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先生。

蒋介石在12月2日晚上与匆匆赶来的陶德曼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具体讨论日本有可能接受的若干条件。

当然，这些条件也是建立在日本提出的“六条”基础上的。

后来陶德曼从日本人那里获得了一些让蒋介石感到满意的答复了吗？没有，一点儿也没有。因为就在蒋介石再度授权和托付陶德曼大使去跟日本人谈条件的当天，松井石根按照大本营的指令，向全线部队发布了进攻南京的战斗命令。此命令一出，三线日军“如脱缰之野马，日夜兼程，目标——南京”。

“我亲爱的委员长朋友，日本人不同意你提出的修改条件，他们坚持原来的六个条件，不能动一个字……”当陶德曼再次把日方的意见告诉蒋介石时，他连人也没有出现在中山陵，而是用电报告知的。

“我知道日本人是让我丢尽脸面。我决不再与他们谈任何条件了！”蒋介石接到陶德曼的报告后，像一头怒狮，恨不得把小客厅两头的玻璃门都撞碎……

“洁民，你过来坐下。”晚上，蒋介石坐在小客厅的沙发上，脸色极其灰暗，十分沮丧地把卫队长俞洁民叫到身边，问：“现在你们还有多少人？”他指的是自己的卫队和侍卫官。俞说只有十几个了。蒋说：“你给这些人造个名册，交待从室。”随后长叹一声道：“你们都是党国的精英，也是对我最忠诚

的官兵，现在国难当头，我作为一国之主、三军统帅，本该留在首都南京，但抗战的日子还长，我不得不离开南京了。可是南京是首都，也是我的尊严所在，理当由我来守城，但我身不由己啊！我想尽一份力量——你能干，会带兵，所以我想让你带几个卫士，暂时留在南京，听唐司令指挥，主要任务是看守停泊在下关码头的小兵舰。”蒋又说：“别小看那些小兵舰，它是用来稳定守城军心的。”

“明白，我一定完成任务！”俞洁民自然清楚蒋的用意，因为停在下关的小兵舰，是蒋介石的专用兵舰，军队只要看着小兵舰在，就意味着蒋介石还在，蒋介石要给守城军队和市民一个“形象”力量。

“走，我要去一趟唐司令家……”蒋介石起身了。

唐生智后来回忆说：“蒋介石在离开南京的前夕，和宋美龄到我家来。蒋对我说：‘唐老兄，你身体还没有恢复，有劳你守南京，我很难过。’我回答说：‘这是军人应该干的事嘛！我还是要重复前几天对你说的话，我可以做到临危不乱，没有你的命令，我决不撤退。’”

这回蒋介石真的要走了。  
(摘自《南京大屠杀全纪实》何建明著 湖南凤凰教育出版社 出版)

## 07 蒙莱路18号



浪漫巴黎  
似梦非梦

回到家，叶子从枕头底下拿出那封信，信封的地址果然是“蒙莱路18号”。她的心一阵狂跳。

蒙莱路18号，是母亲第一封信上的地址，也是她没有寻访的最后一个地址。放假的这几天，她按着母亲信封上的地址，逐一寻找，结果仍然是失望。那些地方和美丽城玛格日特路202号房一样，非常拥挤，频繁更换房客。

蒙莱路18号，是她最后的希望。几

天来，她常对着这个地址发呆，不敢前往。在经历了一个又一个失望后，她变得有些胆怯。不去，她会心存一线希望；去了，她怕连这一线希望也没有了……

她万万没想到，今天却歪打正着，走进了蒙莱路18号。难道母亲也曾住过那青黑色的阁楼？

明知道去蒙莱路18号，也打探不出任何消息。然而，这里仍有一种叶子不明白的强大力量吸引着。有时候她拿着书出门，明明要去图书馆，可走着走着，不知不觉穿过两条马路，拐到了蒙莱路18号。

自叶子邂逅了那个叫伊凡的小男孩后，她的心就再也放不下他了。

他没有妈妈，但他是快乐的。想起他，仿佛就有一缕阳光照进叶子的心里。

伊凡的父亲忙完工作回到家，只有伊凡陪伴。但他一点也不感到乏味，总会想出各种游戏，让自己成为游戏中的人物。他会唱歌、会跳舞，有时候既唱歌又跳舞，而伊凡永远是他忠实的观众，有时会和他一起表演二重奏。

“睡醒了，爸爸就会回来，他会给我做很好吃的烤土豆。”第一次听到伊凡这样说，叶子流下了泪水。

叶子爱上了这个小男孩，喜欢看他无忧无虑的样子，喜欢这样天天陪他玩。她有一种感觉，虽是她带

他去看电影，去公园玩耍，但其实是他在陪伴她。她比他更害怕孤独。她似乎在他幼小的身上得到了力量，找到了自信。

两个多星期的春假将要结束了。最后一天去伊凡家时，叶子有些难过，搂着他说：“伊凡，我明天就要上学去了，不能常来陪你玩了。”

没想到他说：“没关系，你可以上完课后来陪我玩。”

看着他一本正经的模样，叶子的心情一下子好了，便逗他：“上完课，我会很累，也不能天天来哟。”

他仰着头看了她一眼，又低下头去，说：“那就等你不累的时候再来陪我玩儿。”

叶子笑了，突然听到他轻声地说：“但是，你不要总是很累，不要很长时间都不来陪我玩，我会想你的！”

一股热流涌上心头，她紧紧地抱住他。

“伊凡，今天我带你出去玩吧，给你拍好多好多照片，有了照片，我想你的时候看看就满足了！”

“我也要你的照片。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天天看到你啦！”

“好嘞！”  
尽管叶子口袋里没有多少闲钱，她还是带他去餐馆大吃了一顿。望着他狼吞虎咽的样子，叶子感到一种莫名的幸福和温暖。她似乎从自己对伊凡的爱里，更深刻地体会到母亲对自

己的爱。  
安德烈收工回到家，儿子已睡着了。

在巴黎找工作很难，他还算幸运，前不久，一个法国朋友叫他画几张房屋设计图，这对于曾经是大学建筑设计专业教授的他当然是小菜一碟，他随手画了几张给朋友，没想到朋友拿这几张图为他换来一个工作，给一个自己盖房的法国老头儿当技术员。

一些有钱的法国人热衷于自己动手建房子，把它当作一种休闲游戏。他们在自家的土地上，一砖一瓦，搭积木似的慢腾腾地盖着。

雇安德烈的是个60多岁的法国老头儿。他有一片祖传下来的上百顷的森林，他要在森林里亲手建幢别墅，安度晚年。唯一不便的是，老头儿的这片森林离巴黎太远，安德烈必须天不亮就出发，回来时往往天已黑透，根本无法照顾儿子。伊凡是个懂事的孩子，几年来动荡的生活使他过早有了独立生活的能力。他拍着胸脯说：“爸爸，你放心去吧，我会自己上学，我会照顾自己的！”安德烈愧疚地望着熟睡的儿子，俯下身爱怜地吻了吻他，轻轻地把他伸在被子外的手放回去，为他盖好被子。这时一张照片滑下来，落在他的脚边，他捡起来一看，照片上是一个黑发女孩在喂鸽子。

(摘自《假如巴黎相信爱情》欧阳海燕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出版)